

副刊文丛

主编 李 辉 王刘纯

心香一瓣



1990—200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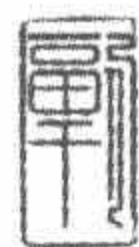


虞金星 编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 大象出版社

副刊文丛
—— 主编 李辉 王刘纯



心香一瓣

1990—2004

虞金星 编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 大象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目 录

他给小苗留下了清泉

—— 怀念金近同志 胡德华 287

清风明月高山流水

—— 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 吴组缃 292

晚节善终，大节不亏

—— 悼念冯芝生（友兰）先生

季羨林 298

高风亮节，永耀词林

—— 悼唐圭璋先生 王季思 306

记陈肇

孙 犁 311

风眠先生音容犹在

沈柔坚 316

一枝半叶的怀念

朱嘉树 320

痛悼邓颖超大姐

冰 心 324



路遥归去	梅绍静	327
悼冯至	卞之琳	333
哀悼夏公	白 杨	337
平凡的高尚		
——怀念曹辛之先生	柯文辉	340
别了，冯牧！	张光年	345
送荻帆	曾 卓	349
情纯如梦		
——怀念音乐家王洛宾		
	耿玉昆 赵以雄	353
送别周怀民先生	冯其庸	358
送端木蕻良远行	方 蒙	363
忆荒煤同志	陈 播	367
送徐迟远游	曾 卓	373
送绍棠长别离	苏叔阳	379
哀悼我的丈夫黄胄	郑闻慧	384
悼念吴作人	罗工柳	388
红灿灿的山丹丹	张 沛	394

怀念曹禺	巴 金	399
永远怀念朱自清老师	柏 生	407
回想公木老师	王小妮	414
望之如云，近之如春		
—— 追忆钱锺书先生	钱碧湘	419
大哥宗尧	谭宗远	426
送别萧乾	李景端	431
冰心老人遗札		
—— 一个编辑的哀悼和思念	袁 鹰	435
怀念邓云乡先生	韩 府	445
忆雪垠老师	穆 青	450
大师刘开渠	杨先让	461
送晓声	林斤澜	466
夏日盛开的水仙花		
—— 纪念诗人郭小川八十周年诞辰		
	晓 雪	470
花落有余香		
—— 痛悼恩师戈宝权	郑恩波	477



送卞公，忆“激情”	李景端	483
悼念周一良	季羨林	487
五四之子民俗之父	黄苗子	494
永远的歌唱	董宏猷	500
四见孙犁先生	铁 凝	505
祭叶楠	从维熙	516
苦乐本相通，生涯似梦中		
——悼祖光忆凤霞	范 用	523
喜见父魂归庐山	陈流求 陈美延	529
我所认识的张岱年先生	汤一介	534
心头的人影	章洁思	539
恩师罗工柳	闻立鹏	545
走好，朝闻	简 平	553
冬日里的抒情		
——怀恩师施蛰存	徐 芳	560

他给小苗留下了清泉

——怀念金近同志

胡德华

金近走了，走得那么匆忙，连一句话也没留下，我知道他是有很多话想说的。

金近是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。他是很受孩子们欢迎的老作家，一生为孩子们勤奋写作了近两百万字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他写得最多、最出色、最为孩

子们所喜爱的是童话。他写的童话《谢谢小花猫》拍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儿童美术片，以后又有多部以他的作品为蓝本而拍摄的美术片在国内外获奖。日本出版了他的童话绘本。他的不少作品已被翻译成俄、英、日、朝等多国文字，介绍到海外。他是发展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重要组织者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儿童文学园地一片荒凉，为繁荣儿童文学，中国作协号召老作家带头，每人都为孩子们写一篇作品。金近参与了这个工程的组织工作。他也是儿童文学新生力量的培育者。他主持《儿童文学》丛刊期间，满怀激情地对待新人新作。在1964年办了第一期儿童文学作者讲习班，培养全国各地儿童文学青年作家，这些作者像种子一样在各地成长为文学事业的骨干，他们周围又团结起新的儿童文学作者。

金近能够五十年如一日地献身于儿童文学事业，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。金近出生在浙江农村一个贫困的家庭。他从小想读书却根本没有条件，十二岁就到上海当学徒，稚嫩的肩膀早晚要背店堂里沉重的门板。

每晚脊背疼痛难忍，但是只要偶然得到一本书，他就会蜷缩在昏暗的小阁楼里啃，竟完全忘了肉体的痛苦。他深深理解儿童文学在孩子们精神生活中的位置。

金近的创作严肃且认真。他懂得给孩子们的作品应该是精神食粮中的精品，因为孩子们缺乏辨别力，因此，儿童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就应该更重。他主张给孩子们的作品要有教育内容，但是要坚持这条原则是十分不容易的。在60年代，有人摒弃儿童文学的美学原理，以枯燥的说教代替生动的艺术形象，后来甚至干脆把童话说成是修正主义货色。近年来也出现了否定儿童文学有教育作用的论点，似乎它只是娱乐工具，而把强调教育作用斥之为保守、僵化。在这些思潮面前，金近不随波逐流。他一贯主张儿童文学要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紧密结合，给孩子们的作品要有趣味性、有吸引力，但必须健康有益。他利用各种机会发言和写文章，反复宣传自己的观点，并且把这种艺术主张贯穿于他的创作实践。从五十年前第一篇童话《老鹰鹞的升沉》到他平生最后一篇童话《刁狐狸与傻狐狸》，



他都严格遵守寓教育于儿童趣味这一信条，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，给孩子们以善良、纯朴、正直、勤劳的美的熏陶。他的童话为小读者所喜爱，是因为他还严格遵守童话也要从生活实际出发，符合不同年龄儿童的心理特点等基本原理。他写给幼儿看的《小猫钓鱼》《小鸭子学游泳》等童话，既有小猫、小鸭子的特点，又符合儿童的思想感情。金近还提倡写既受孩子们欢迎又为成人所喜爱的童话，他认为好的童话应该是老幼皆宜的。他写的《狐狸打猎人》《骗子骗自己》《一篇没有的童话》《黄鱼和盘子》就都具有这样的特点。

金近坚持作家必须深入生活，他认为儿童文学作家不但要了解社会生活，更要深入了解儿童生活，熟悉儿童的思想感情，直至不同年龄儿童的语言。50年代他在作协工作期间就深入到一个学校与少先队员们一起过队日。1957年他把家搬到浙江，深入到临安农村与三个孤儿住在一起。这一家最大的是十六岁的男孩，老二是十四岁的女孩，最小的是十岁的男孩，金近就成了他们的家长，帮他们计划生活，调解他们三人之

间的纠纷。在那里，他写出了两篇中篇：《山村里的新事情》《三个孤儿》。

金近曾为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成立题过一首诗：你为小苗浇上泉水 / 为了鲜花早日盛开 / 待到满园飘香 / 花儿会记住你的关怀。这首诗印在基金会的章程首页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作者就是金近。

金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一生辛劳为小苗浇水的园丁。他走了，永远地离开了小苗；但是，他留下了一汪清泉——他的美丽的童话，泉水将浇灌一茬又一茬的小苗，孩子们会永远热爱这么一位把一生奉献给他们的老园丁。

(1990年6月2日)

清风明月高山流水

——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

吴组缃

俞平伯先生逝去了。他享有九十高龄。照中国的旧说法，应该说这是“顺事”，但是俞先生在我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，我还是不胜悲戚。

我在少年时候就读他的新诗《冬夜》《西还》等书，当时许多篇可以背得出来：“养在缸中，栽在盆中，

你的辛苦，我的欢欣。”像这样的诗句常常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启发，因此我至今还能记得这些诗句的大意。朱自清、俞平伯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新作家、新诗人，他们的作品对广大青年有深刻的影响。我就是其中之一。

20世纪30年代初，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，俞先生是中文系的讲师。我要在这里说明，在我们那个时期，讲师和教授在我们脑子里是一样的崇高，没有什么高下之分。那时俞先生住在南院，他同余冠英兄的住处同院，我常到南院去。俞先生往往热情地要我到他屋里坐谈。谈的时候他完全把我当成朋友，虽然我比他小很多。我们上下古今无所不谈，而且他一点儿也没有把我当成学生看待。他主动写条幅字给我。那时他同周作人特别亲密，并代我向周作人要了四张屏条。他们的字都写得认真工整，可惜以后多次搬迁都丢掉了。他有个特殊的爱好，就是喜欢唱昆曲。他请了一位年老的笛师，常常在星期假日全家人都到圆明园废墟去待一整天。我很喜欢他们唱的曲子。以后清华请了溥侗（红豆馆主）先生，开了教唱昆曲的课。我受俞先生的影响，

也选了这门课。可溥先生对学生要求过严，我慢慢地就退下来了。俞先生知道了，也没有责备我。我选过俞先生两门课，一门是“词选”，他讲的内容绝不是考证和诠释词句，而是用他自己的感受引导我们来欣赏这些名作。比如李白的《菩萨蛮》：“平林漠漠烟如织，寒山一带伤心碧。”我们问什么是“伤心碧”，他讲了足足有半堂课，引导我们体会作者的感情加上他自己的联想，使我们能在一个广阔的领域来体会作品丰富的情思。他的这些见解都收在《读词偶得》这本书里。他对我的重要的影响，就是叫我拿起一本古代文学作品来总是先从鉴赏方面来探索，而对当时流行的考证或注释不怎么感兴趣。朱自清先生也说，“你不适宜做考证工作”。这不能不说当时是受俞先生的影响。有一次余冠英兄告诉我，他做了一首词，其中有一句“两瓣黄叶走墙荫”，自以为这句词很好。但俞先生说，好是好，可不入格。可见词是有“格”的。而我还没达到这水平。

俞先生还给我们开了一门课“小说史”，就是“中

国古代小说研究”。他的教法很特别，是把所有的有关资料，如鲁迅的“小说史略”，胡适的关于中国明清小说的考证，以及其他的零碎资料指定叫我们自己看，进行思考和研究。甚至同顾颉刚、胡适之一封有关的通信也印发给我们参考。他自己要上课的话，就叫注册课贴一张布告说俞先生哪天上课。不贴布告，他就不上课。他上课的时候就说：“我两个星期没来上课了，你们对小说研究有什么收获？我这两个星期对小说研究有两点想法：第一点是……第二点是……”说完了，他就点头下课，往往不过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。当时我们认为俞先生这种教法是最受欢迎的了。因为他安排我们和他一块儿来动脑筋、读作品、收集资料、研究作品，而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被动的受教的地位。

俞先生在北京文化界里，人人都知道他和周作人最亲密，而且很尊重周作人。可是在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，周作人被拉下水去。在这点上俞先生绝不受影响，他巍然自主，一心帮助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和爱国人士，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全，全力相助，使他们达到目的。这



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，设身处地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解放以后，他衷心拥护共产党，对新中国的成立欢喜得像个小孩一样。

1954年忽然来了个《红楼梦》研究批判，正是以他为主展开的，以后便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运动。这是大家都没想到的。那时，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，他像平常一样，不显出紧张和反感。他说：“我正好趁此机会好好地学习。”第一次批判他，是在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，主持人是郑振铎先生，他点我第一个发言。我把这次当成一个学术讨论会。因此，我对俞先生的《红楼梦》研究提了几点意见，对李希凡、蓝翎两位的文章也提了几点意见，表示参加讨论的意思。当时有几位，都是我的熟人，狠狠地批判了我一顿，说我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战斗的时候，站在中间向两边打枪。休息的时候，我问郑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？郑先生笑着说：“你年轻的都不知道，我哪里知道。”坐在旁边的周扬同志站起来同我握手，说我的发言很好。可见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也不认为这

是政治问题。后来这个批判运动大大发展了，俞先生就说我不应该那样发言，也是思想落后。

回顾俞先生的一生，我在一首悼念他的诗中说他平生略如“清风明月，高山流水”，这是他留在我心中的风仪。我认为我对他这个比拟大致不差。

(1990年11月23日)